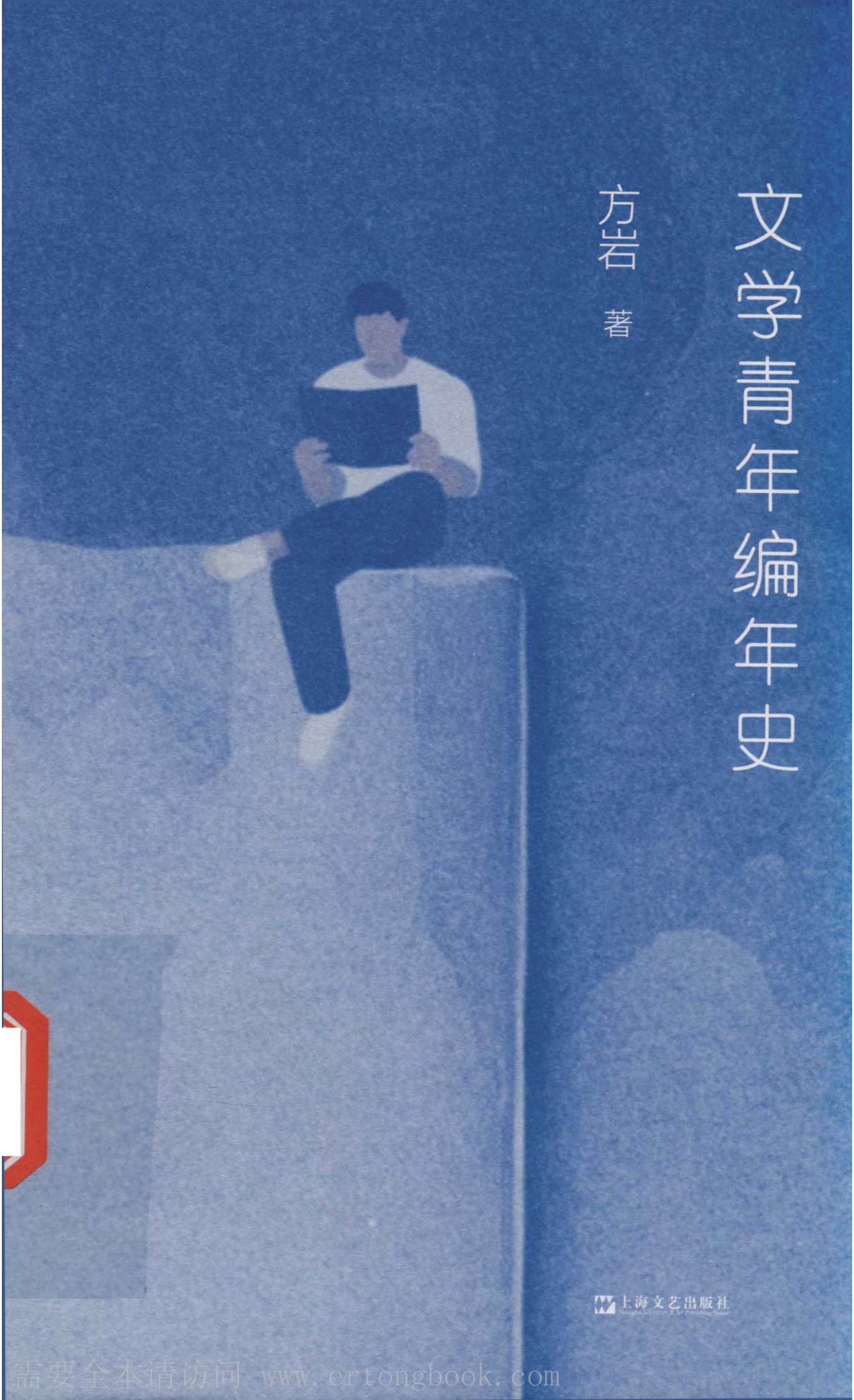
文学青年编年史

方岩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文学青年编年史

方岩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文学青年编年史/ 方岩著. -- 上海 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23

ISBN 978-7-5321-8559-7

Ⅰ.①文… Ⅱ.①方… Ⅲ.①长篇小说－小说评论－中国－当代－文集

Ⅳ.①I207.42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3)第015487号

本书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2022年度第一期文化艺术资助项目

发 行 人：毕　胜

责任编辑：张诗扬　金　辰

封面设计：钱奕纯

内文制作：艺　美

书　　名：文学青年编年史

作　　者：方　岩

出　　版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　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　　址：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 201101

发　　行：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

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206室 201101 www.ewen.co

印　　刷：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　　本：890×1240 1/32

印　　张：10.125

插　　页：5

字　　数：179,000

印　　次：2023年3月第1版 2023年3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：978-7-5321-8559-7/I.6744

定　　价：68.00元

告 读 者：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　T: 021-37910000

方岩，南京大学文学博士，《思南文学选刊》副主编，辽宁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，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。著有评论集《第一本》等，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、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、《当代作家评论》年度优秀论文奖等。

本书收入作者近年部分长篇小说评论，分为三辑：第一辑为文本细读；第二辑为批评短制；第三辑关注长篇小说的历史形态和晚近现象。

这些文章既涉及近年重要长篇，如《考工记》《朝霞》《山本》《雾行者》《灰衣简史》《这边风景》《朱雀》等；亦注重作家代际的典型性和影响力，如王蒙、吴亮、王安忆、贾平凹、麦家、池莉、叶弥、路内、葛亮、李宏伟等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第一辑

历史的技艺与技艺的历史 / 003

历史如何虚构传奇 / 022

偷袭者蒙着面 / 045

欲望说明书 / 067

文学青年编年史 / 088

第二辑

历史的红利和盆栽的人生 / 127

革命时期的爱情 / 137

红旗下的蛋 / 146

“你自高高云端，他们在罂粟之田……” / 153

经验仿制、中产滥情与抛向历史的媚眼 / 166

历史遗迹、写作“中段”与自我辩护 / 174

第三辑
文学史幽暗处的高晓声 / 189
李凖 · 1985 · 茅盾文学奖 / 218
“80 年代”作家的溃败和“80 后”作家的可能性 / 232
穿过话语的密林和荒原 / 263
现实感、历史观与新经验 / 295

后记
几句话 / 317

第一辑

历史的技艺与技艺的历史

一

> 上海的正史，隔着十万八千里，是别人家的故事，故事中的人，也浑然不觉。[1]

这句话出自小说的第一章，被印在单行本的封底上，大概是想引导读者注意到，这是一个与大历史相对疏远的故事。这其实是个误导。虽说王安忆在历史叙事上一向克制、内敛，但未必就意味着她倾心于历史的例外状况。把这句话还原到小说的语境中，便不难发现，在这句话之前，小刀会如何让富贵之家走向没落的故事点到为止，而这句话之后，世家弟子在亡

1　王安忆：《考工记》，花城出版社 2018 年版。后文中凡引自该书的引文，不再一一注释。

国之前的歌舞升平、吃喝玩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平静的叙述语调与大历史呼之欲出的压迫感、颓败感构成了紧张、饱满的张力关系。所以，与其说王安忆试图描述一个游离于大历史之外的世情故事，倒不如说，她在刻意保持一种距离，从而能够更为从容地描述大历史的丰富表情，或者说，去深描大历史的某个不为人知的面孔。

故事才过三分之一时，小刀会又被重新提起，这倒印证了前面的判断。

> 大伯却摇头了：世人都以为恶报，其实不然，那小刀会可说是绿林中人，吃野食的，倘若造化大，就坐龙椅了，这就叫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！所以，大伯指指东墙：千万不要惹！陈书玉点头了。

此时，已是解放后。“东墙”这边是昔日的世家，“东墙”那边是新社会的无产者。世家因为院落被侵占而欲向无产者伸张权力，结果是“身后‘哗啦’一响，一块半砖抛过来，碎成齑粉”，于是便有了前述的对话。时代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大历史中显赫的革命和暴力，与世情中潜隐的戾气和蛮横，很多时候是气息相通的。所以，细描日常中的隐忍和逆来顺受未尝就不是直面大历史的一种姿态。重新审视这样的场景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便会发现隐忍未必是置身事外的表现，很可能源于对即将展开的大历史的恐惧和担忧。

> 油毛毡下已经钻出一个女人，叉着腰，昂头指了他道：拆房子吗？新社会了，社会主义了，穷人翻身了，不受剥削了……连珠炮的一长串，他几度张嘴，几度遭遇狙击，发声不得，何况论理。大伯拉他落地，来不及撤梯子，掉头避进内厅，身后“哗啦”一响，一块半砖抛过来，碎成齑粉。稍事喘息，大伯道：历来刁民最可怕，赵匡胤、朱元璋、李自成——本已经坐了龙庭，想不到来了个更野的，忽必烈，茹毛饮血之类，不是有句俗话，乘车的敌不过穿鞋的，穿鞋的敌不过赤脚的；又有一句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“王者”是谁？正是草莽中人！

两种声音在这里交织，显得意味深长。一方面是尖锐的冲突。前者嘹亮、直接，但不免有权力的噪音的嫌疑，“它是权力——不论何种形式——的附属物”[1]，因为政治正确的词汇打断了是非的讨论，或然

1 ［法］贾克·阿达利：《噪音：音乐的政治经济学》，宋素凤、翁桂堂译，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，第 18 页。

的历史正义以粗暴的形式表现出来。与此相比，后者的低声细语更像是某种暧昧的历史评价。尽管相形之下，后者在欲说还休中闪烁的那些词汇和评价，在今天看来更像是某种陈词滥调。但是，在新的历史并未向世俗社会展现其足够的说服力的时候，这未尝不是特定语境中存在的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受，这种感受正是源于反复循环的旧历史的经验提醒。这与面对尚未充分展开的未来所怀有的恐惧和担忧，其实是一种感受的两种面相。所以窃窃私语其实是一种压抑、隐忍的状态。然而，不管是理直气壮还是低眉顺眼，两种声音却分享了非此即彼的对抗逻辑，旧历史的幽灵飘散在新历史的高昂的情绪中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这两种声音似乎又在某种程度形成了互证。正如旧历史可以用一栋老宅的墙区隔出两个阶层，而新历史却用一道看不见的墙重新划分了群体：

> 时代将人划分了两边，这边是过去，那边是现在，奚子划到了那边，剩下的他们几个在这边。陈书玉逐渐意识到，界限是难以逾越的……事实上，过不过得去不由自己说了算。

二

然而，《考工记》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被历史挟裹或抛出轨道的世情故事，因为王安忆的叙述的焦点，从未离开过一栋老宅，包括前述的那些引文所涉及的事件也是由老宅引发的。小说的第一句便是从陈书玉回到老宅开始叙述：

> 一九四四年秋，陈书玉历尽周折，回到南市的老宅。

小说的最后一句，老宅成为了文物，摇摇欲坠：

> 四面起了高楼，这片自建房迟迟没有动迁，形成一个盆地，老宅子则是盆地里的锅底。那堵防火墙歪斜了，随时可倾倒下来，就像一面巨大的白旗。

除了离家的两年，陈书玉在老宅里度过了一生。老宅见证了晚清、民国、解放后至今的时代风云，在祖辈的故事里或许还见证了更早的历史，而陈书玉亦亲历了从民国的繁华和凋敝、1949 年之后的曲折和稳健，直到新世纪的来临。历史从未在别处，一直在雕

刻塑造宅子和宅子里的人，而宅子和宅子里的人也在努力辨析那些历史痕迹，以试图理解历史的风向和表情。最后，历史昂首向前，留下一具老迈的肉身和一座颓败的老宅相互守望，铭刻着“煮书亭”的石碑便成了历史曾经来过的证据。

这是颇具匠心的叙事结构设置，正如小说中老宅的选址、外观、选材、内部结构、布局、图案装饰都出自匠心独具的设计。而要将这一切匠心精细地呈现出来，只能依靠出色的手艺，或者说技艺，这对于小说的创作是如此，对于一栋建筑来说亦是如此。技艺的结果一方面关乎实用，另一方面则事关审美，而不管是审美还是实用，都带有时代的烙印。因此，当技艺问题被讨论时，从来就不仅仅是技艺本身的问题，这就是科技史在谈论具体的技艺问题时，为何总是要以特定时空下的历史、地理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等要素作为基本背景来讨论[1]。更何况技艺造物何尝不能在隐喻意义上来形容历史塑造、赋形诸种状况呢？

这样便不难理解王安忆何以会用《考工记》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对古代典籍《考工记》的直接借用。它是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，据考证成书于春秋

1　参见［英］李约瑟：《中国科学技术史：第一卷导论》，科学出版社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。

战国时期，后来被奉为经书，又称《周礼·冬官·考工记》。在目前较为通行的版本里，开头如下：

> 国有六职，百工与居一焉。或坐而论道，或作而行之，或审曲面执，以饬五材，以辨民器，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，或饬力以长地财，或治丝麻以成之。坐而论道，谓之王公；作而行之，谓之士大夫；审曲面执，以饬五材，以辨民器，谓之百工；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，谓之商旅；饬力以长地财，谓之农夫；治丝麻以成之，谓之妇功。……知得创物，巧者述之守之，世谓之工。百工之事，皆圣人之作也。烁金以为刃，凝土以为器，作车以行陆，作舟行水，此皆圣人之所作也。[1]

在这样的表述中，各种工匠（百工）的职业身份和职责虽在国家制度层面予以承认，但是重点却是在强调“百工之事”出自“圣人之作”，即工匠们的技艺是圣人的发明。可见，除却工具性、物质性价值，技艺更是与制度、历史、伦理相关。《考工记·匠人》便是个很好的例证。“匠人建国”、“匠人营国”是对

1 闻人军译注：《考工记译注·前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页。

匠人职责的总结。“国”就是城邑，所谓“建国”、“营国”就是“建置城池、宫室、宗庙、社稷，并规划国城周围之野。”[1]所以，“匠人”远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，其实是个特定的称谓：“匠人所负责的建筑工作是属于官营建筑范围。匠人是专门为王室即政府服务的建筑工匠。”[2]可见，“匠人”不仅意味着技艺和谋生，更是职责和服务对象都非常明确的官职，他是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，是从周代开始延续了数千年的工官制度的中心。事实上，“百工”既可以被理解为各种工匠，亦可以被理解为掌管营建制造之类事物的官职名称[3]，即“国有六职，百工与居一焉”。由此，也就不难理解，何以“百工之事”在礼教、礼制的语境中经常被提起。比如，《论语》中曾有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”[4]的说法，在隐喻意义上以工匠技艺的习得来描述君子得道的方法，在另一处则引用《诗经》中描述打磨玉器玉石过程的句子“如切

1 闻人军译注：《考工记译注 · 前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112 页。

2 孙大章编著：《中国古代建筑史话》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 年版，第 42 页。

3 参见闻人军译注：《考工记译注 · 前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1 页“注释（1）”。

4 杨伯峻译注：《论语译注》，中华书局 2006 年版，第 226 页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